

《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

—— 一個七的法談之二

道海長老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起擔任僧伽醫護基金會第一屆創會董事長，至九十六年十二月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會，因法體違和辭卸，仍慈悲地接受榮譽董事長一職，支持僧醫會，尤其關心如意苑之籌建。

長老於102年二月二十七日圓寂，《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一書，以架構長老一生修學精神為編輯宗旨，留下長老之珍貴法身舍利。

本刊分期刊登《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中「一個七的法談」。

並祈願

海公長老早日乘願再來，扶律談常！

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僧：《瑜伽》以「信敬」為一切善法生起之基；而印光大師也說：於佛法中恭敬一分，則得一分利益。想請問您老：可否提示後人，如何增益此學佛的基礎？

師：這要看自己，因為佛典中已說理明白，而他連佛經都不信，那還有誰可以增長他的信心？！

僧：那是否表示，仍要自己於教理中深入？

師：對啦！若不從教理深入探究，光靠自己打妄想沒有用的；用自己凡夫的妄想，哪能明白經典中的境界？

僧：所以《起信論》明示，須由自性中引生的信心才能不退；否則，如《楞嚴》中阿難尊者見佛相好而發心出家，則此信心易退。

師：是啊！佛在世時，阿難仍能受佛

之調教、訶斥；在末法時代，恐怕沒有這樣的人了。

僧：因有佛殊勝福德的攝受力；不爾，弟子要讓師長一再的磨鍊，大概已經很難找了。

師：三峽吉祥寺的續祥法師說：在末法時代，收一個徒弟，等於收一個冤家。師長不講，就算沒盡到師長的責任；你若講重話，不就是成了冤家嘛！

僧：能否談談，您老親近過的大德，其中是否都很嚴格？

師：像體敬老法師，他是慈舟大師的弟子；你若看慈舟大師的開示，就會對佛法生起信心的。

僧：聽說慈舟大師對眾人開示時，到懇切處往往涕淚縱橫，以真性情來策勉眾人。

師：對啊！慈舟大師最初是學賢首教理，學得差不多了，便想要靜坐，但很難相應，後來看到古德說：「戒行不清淨，三昧不現前。」他才知道——原來不持戒清淨，禪定是生不起來；禪定生不起來，那如何發慧？圓瑛老法師也是有相同的體會。

僧：宣祖也開示「戒淨定明，慧方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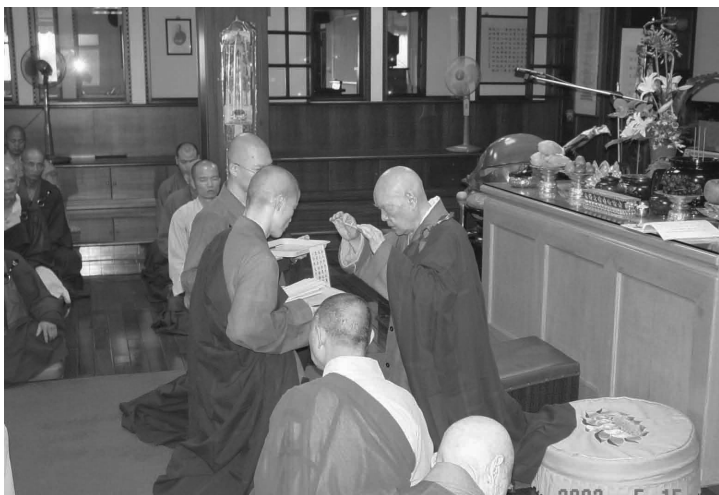
師：對啦！對啦！大家講得都是一樣的意思，只是文字不同，如同蕩益大師也說：無戒之禪是狂禪，無戒之慧是狂慧，無戒之定是狂定；如經上說：戒是法身，而定慧是用來莊嚴法身，故云：「戒為無上菩提本。」

僧：您老是在湖北武昌正覺寺法界學院，開啓學戒的因緣？

師：對啊！就是在那裡打了點基礎，後來也因此基礎，延續到香港繼續學戒的因緣；且不管到哪個佛學院，該處不管講什麼，持戒的基礎也不會忘記。

僧：倓虛大師在青島湛山寺時，也曾延請弘一大師蒞臨講戒，所以也對戒法會全力護持。

師：對啊！弘一律師不在的時候，也有推同學出來講戒。最初那兒的比丘，



也是不重視戒律，但後來也注重戒律的行持，如在華南學佛院的時候，有一比丘尼要來見倓虛大師，他就一定要一個學生坐在那兒，同他一起會見比丘尼；如果一男一女坐在那裡，誰知道你們講什麼話？

僧：所以，如同早期受戒，只是在戒場將戒本讀一讀，出戒場便將戒本束之高閣，恐怕對日後要行持戒法，是有所不足的。

師：對啊！像我們最初從香港來到臺灣，在路上遇到幾個比丘尼，她們就同我們講：臺灣的比丘尼同比丘或男居士在大馬路上走，誰也不會譏嫌。到了後來提倡結夏安居，她們還說：出家人還要結什麼夏安居？她根本就不信佛的戒律。不過現在比丘尼自己願意改變，否則若只是在寺內的廚房大寮煮煮飯，當當知客等，但沒有人發心學戒，誰會知道戒律是什麼？這功德也是比丘尼們自己發起的。



僧：她們是自己發起，但是您老是最大的增上緣。

師：增上緣?!我們只是提倡，但須她們自肯、協助推展，才能成功推展戒律於臺灣。

僧：您老說這些因緣，也是要提醒七衆之首的比丘，要好好增上，不然都要被比丘尼趕過去了，你還只希望她們行八敬法?!

師：對啊！比丘自己不學戒、不結夏，比丘尼當然也不會依止他；現在也有一些比丘說：現在什麼時代了，還持什麼戒？除了言教，還須身教，自己不做，跟誰講去？達賴喇嘛他們自己研究比丘尼戒、二部僧授戒，也會有信心的；不然的話，「我受了戒就是比丘尼，持不持戒是我自己的事」，的確就是這個情形。

僧：到了末法，就只能如同印光大師所說：「只管自家（因果），不管人家。」只能先將自己的道業、因果顧

好，無法去要求別人。

師：對啊！你要求他，但現在卻講每個人都有自由，誰也不受人干涉。

僧：如您老昨天所說：這一代學習佛法的因緣，與那戰亂時代吃過苦、有念著生死這件事情的學佛人，應該在學佛的心態上是有不同了。

師：對啊！就好像我現在身體病了，便知病苦；沒有病時，你便很難去說服他了解何謂「苦」，故經云：「無病，則憍慢自生。」

現在來講：例如果清法師都在清淨持戒，且對戒律的道理能研究明白，就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如果不能深入去研究，信心便無法生起，這就是聞思修——聞，便是聽聞，不論戒律也好，或是經論也好，都能看或聽明白其中的道理，這就是聞慧；若只是每天誦誦《金剛經》或《法華經》等，並不能增長聞慧；要有聞慧，則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苦厄」就是二種

生死；又如「色不異空」等四句，能知曉色法的自性離不開色法，色法也離不開色法的自性，非離色說空；所以畢竟空性離不開色法，色法也不離畢竟空性；因畢竟空性方能成就一切色法，也由一切色法才能了知法性畢竟空；色是如此，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再者，「諸法空相」——此「諸法」便是身心有爲諸法，於畢竟空性中，豈有生滅、垢淨等可得嗎？沒有這些東西，所以「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接著就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最後連十八界也沒有了，「無無明亦無無明盡」，這十八界、四諦、十二因緣橫豎來說，其法性都是畢竟空，也因畢竟空的法性而成就諸法的顯現；此諸法便包括六道的凡夫及出世的四乘聖人，當然佛也包含其中，你看應身、報身佛，有因緣說法，便現起身相，說法已盡，便示現入滅，故拘留孫佛傳法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這與《金剛經》：「須菩提！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這是指應身佛；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此是指報身佛；又「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法身的境界便開顯出來。以上這些道理都是一樣的，只是衆生不能了解、通達入門這些文字。而文字聽懂了解後，再靜坐思惟所聽到的道理，是否真是這麼回事？若真的靜坐如理思惟，便知是根據事實來說明真理，絕對沒有離開事實去談空理；此根

據事實去說明真理，有人自己不明白，還不相信呢！如此怎能見到真實性？古來的大德，有真實坐禪或大開圓解的經驗，便能了解真實的佛法。唯說此真理，沒有其他的道理；此真理爲何？就是身心本空，如前引偈：「見身無實是佛身」，而永嘉大師也說：「幻化空身即法身」，這四大乃至身心都是畢竟空的；又「了心如幻是佛幻」，了解這一念心和佛心都是如幻如化的，故「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此與《心經》：「是諸法空相」、《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等道理都是完全相通的。先了解、通達這些道理；若爾，有禪定的功夫來開發智慧，那麼即從文字般若入觀照般若。

僧：故《大智度論》說：「此性深妙，云何可知？以色相力故可知。」又六祖也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所以仍須從有爲的文字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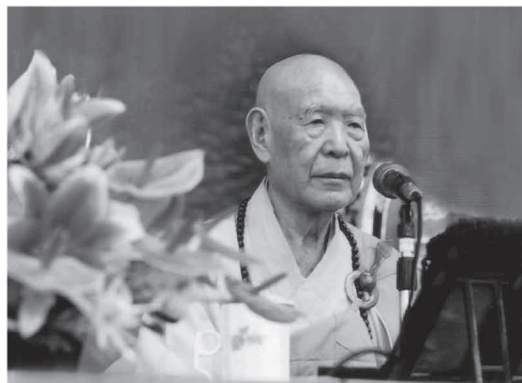
師：對啊！佛法不離世間，《法華》：「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什麼叫真俗二諦？真諦就是畢竟空，俗諦即如幻有；由真諦隨緣而成就俗諦的身心世界，而由事相的身心世界，去體驗身心的法性是畢竟空；這就是依真俗二諦爲所觀境，而這一念心即是能觀的智慧，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若以能觀的智慧，觀察所觀的真俗二諦，那麼達境空心寂、心寂境空——能所雙亡，這都在自己的身心啊！若能離開文字而起智慧，再離開思慧而進入修慧，便能契合佛法真正的諦理。

僧：您老以前早晚課，都是拜拜佛後，靜坐思惟這些我空、法空的道理。

師：這不一定要在拜佛之後，就是平日沒事時，坐在那裡就可思惟啊！就好像《楞嚴》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所說：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最初就是從聞慧——了解畢竟空道理的聞慧入手；「所入既寂」就是去聽聞自己的本性，動的境界也不聽，靜的境界也不聽了，外面的境界——動靜二相，是了然不生，是清清楚楚有動靜二相，但不去聽它；「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盡聞」，就是既然沒有所聞的境界，那麼能聞的也沒有用了；此時能所、根塵沒有了，但還有這一念心——空寂根塵之念，「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空寂根塵之念極其圓滿，因身體沒有心，虛空也不是心，一切萬物都不是心，那麼這一念從何而起？「空所空滅」能空的空理，所空的心，都沒有了；此時「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最初我們這一念心觀察境界，心境相依緣生這一念頭，故有生相無明，及後相續住異滅；而此時生相都沒有了，哪裡還有滅相呢？最後十地菩薩斷下品生相無明，等覺菩薩斷中品，而妙覺佛果斷上品，這生相無明一斷，便是成佛。我們這一念生住異滅之心，便由四十二位大士，才能將之斷盡，所謂斷一品無明，顯一分法身。這就是說明分段、變異二種生死已了，所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僧：喔！看您老說這些都不須打草



稿，也足見思惟之功。

師：（師笑著說）怎還打草稿？所以，我常講古來的人是用頭腦，現代人是用電腦；如果剛還要看草稿講，已來不及了！

僧：那已不是用當下心性來發揮，而是用「過去心」——準備好的資料，即非稱性而說。

師：對啊！你要不管對方問什麼，便要答什麼；不能向對方說：「我知道的，才可以問；不知道的，不能問。」那不行的。

僧：此即心性全然的展現，是無法先前準備好再說的。

師：的確是這樣的情形。

僧：從您老身上可見聞思修之功德；現代人連《瑜伽》所示聞慧的標準——「勝解」都無法達到，要進一步到思慧便難了。

師：對啦！「行起解絕」——這是指修慧，即入了禪定之後，由禪定而開發的智慧；「行起解絕」這句話是很深、由止而觀、止觀雙運的；《壇經》：「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又說：

「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這就是完全扣著你這一念心來談止觀，如《金剛經》：「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十法界中連佛相都不取了，還取何相？到那時連生相無明都沒有了，哪裡還有滅相呢？再返回過來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就是修止觀。待出定了，再來觀一切法，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都的確是有爲法；如身體在時間上是生住異滅，在空間上是四大和合；心也是一樣，在空間方面是衆緣和合，時間上仍是生住異滅；身心如此，外面的世界皆如此，身心世界都是一切有爲法；而此等一切有爲法，皆是無爲法性隨緣所成就的。不過，說是說得通，但要做到，是要下功夫努力的。

僧：請示您老——江味農居士於《金剛經講義》中解釋此二句，其次第是須先安住於如如，才能堅持不取於相，此是否即天台之「體真止」？

師：這也是對的，須安住於「體真止」，方能隨你修無常觀，是有此道理；但智者大師直接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就是止，而「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等四句即是觀。過去有一禪僧請問禪師：「如何是『不取

於相，如如不動』？」禪師便說：「來來，喝杯水！」這就是不取於相；若取相便有水；若不取相，則識心就不動了。

僧：此與傳大士悟偈：「橋流水不流」一樣？

師：是啊！「橋流」是生滅的，而水之濕性是不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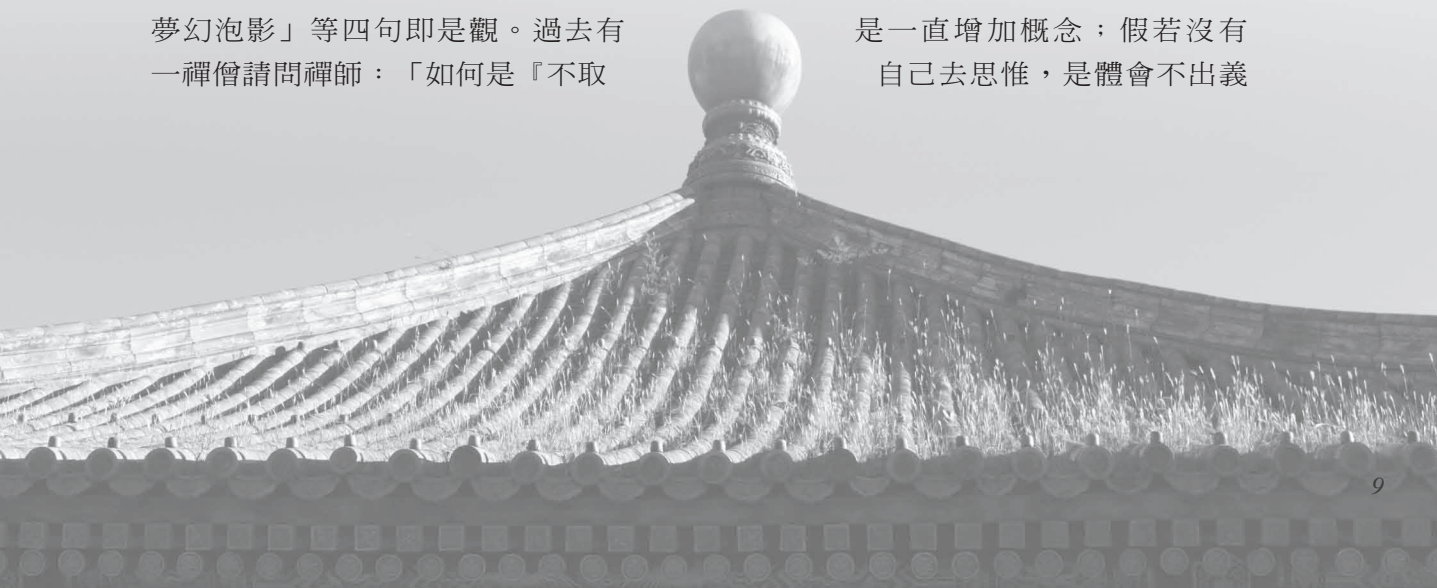
僧：此無非是要破——衆生慣習的虛妄邏輯性。

師：也是破壞衆生的執著、微細的執取。

僧：您老以前在華南學佛院的學習情形如何？

師：就學習二部經和一部論——《法華》、《楞嚴》和《起信論》，《法華》是倣虛大師講，而《楞嚴》是由樂果老和尚講。頭一天上課，上課中不能寫筆記，只允許寫旁注；待講完課後，晚上便讓學生好好準備；到了明天第一堂課便抽籤，正式複講。現在佛學院沒有這樣的上課方式了，只有講、只有聽；不過，也的確有講的人也是用電腦，聽的人也是靠電腦，能怎麼辦？

僧：其實反覆地聽法帶，那只是一直增加概念；假若沒有自己去思惟，是體會不出義



理。

師：的確是這樣！因為沒有靜坐的思惟，所以只記得文字，但發揮不出其義理。若只有聞慧而沒有思慧，那如何有修慧？

僧：所以不論《瑜伽》或《大智度論》都強調菩薩也須住阿蘭若，屏除外緣而去思惟深義。您老在香港時，不也是靜修了好幾年？

師：我不是閉關，而是拜《華嚴經》，也拜過《法華經》。

僧：現代不論拜經或拜懺，都沒有留意如懺本後面所示，要到靜室去思惟法性空理；如對「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之理不留心，而僅於事相上強調懺悔罪業，往往將罪業執為實有而拜出問題。

師：是啊！慈舟老法師禮第一拜時，觀照我與法界眾生一同懺悔，念文：「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第二拜念文：「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第三拜

便念：「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災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這便是借禮佛而深觀法性，不容易的。

僧：從您老身上可見識到——除了過去生所栽培的善根外，這一輩子仍須下功夫努力，更須親近善知識來引導我們。

師：對！對！真正的持戒，就是以佛的知見為知見，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開示」是佛這邊，而眾生則要「悟入」，才得佛知佛見；佛不會開示「佛的」知見，他只開示「眾生本有」的，而要眾生自己悟入。（按：「佛的」與「眾生本有的」——豈有二樣?!）

僧：但佛那面鏡子擺在那裡，也要眾生願意自己去照。

師：對啊！你不願去照也沒用，如《法華》中所示，佛已準備好良藥放著，但你不去服用，怎能治病？世間的醫生治身病，佛法則治心病。

（民國101·8·11）

